北京古籍保护

淮南子卷十五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鬼陵後學姜亞校刊

主術訓下

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躁康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

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斸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爭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猲狚蚖蝮蛇蠚人衣寒而不得衣暑而不得涼勞而不得息死而不得葬生民之大哀也而人主弗能救豈不悲哉

今夫世俗之人多以富貴爲賢而以貧賤爲不肖以得爲榮而以失爲辱以游爲樂而以業爲苦以佚爲安而以勞爲危以壽爲幸而以夭爲不祥以名爲美而以醜爲惡以存爲福而以亡爲禍以此論之則堯舜桀紂之相去遠矣

今夫世俗之人多以富貴爲賢而以貧賤爲不肖以得爲榮而以失爲辱以游爲樂而以業爲苦以佚爲安而以勞爲危以壽爲幸而以夭爲不祥以名爲美而以醜爲惡以存爲福而以亡爲禍以此論之則堯舜桀紂之相去遠矣

堯之治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斸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爭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猲狚蚖蝮蛇蠚人衣寒而不得衣暑而不得涼勞而不得息死而不得葬生民之大哀也而人主弗能救豈不悲哉

今夫世俗之人多以富貴爲賢而以貧賤爲不肖以得爲榮而以失爲辱以游爲樂而以業爲苦以佚爲安而以勞爲危以壽爲幸而以夭爲不祥以名爲美而以醜爲惡以存爲福而以亡爲禍以此論之則堯舜桀紂之相去遠矣

堯之治天下也非貪萬人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凌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斵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斸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爭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蹤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君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猲狚蚖蝮蛇蠚人衣寒而不得衣暑而不得涼勞而不得息死而不得葬生民之大哀也而人主弗能救豈不悲哉

今夫世俗之人多以富貴爲賢而以貧賤爲不肖以得爲榮而以失爲辱以游爲樂而以業爲苦以佚爲安而以勞爲危以壽爲幸而以夭爲不祥以名爲美而以醜爲惡以存爲福而以亡爲禍以此論之則堯舜桀紂之相去遠矣

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於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井方外存危國繼絶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挐而乃責之以

閨閤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悅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斬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耳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脩同群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閼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

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絶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内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群臣志達効忠者希不困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揄出於廟堂之上未必可用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内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黄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没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形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剬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恣則道勝道勝則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

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
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
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
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
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
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
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
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周非無君
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
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
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聖主之治也其
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緩急之于脣
吻之和正度於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
得於心中外合于馬志是故進退屈繘而旋曲中
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
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
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
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
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

明分以示之則蹉跎蹻蹻之姦止矣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反自洽而人弗能制矣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才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雖過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群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徒貌失木而摘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

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
反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
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
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
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
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
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
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知弗能解
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
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
斲也與馬兢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
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
之勞而致千里者秉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
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
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
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鈞之胡王好音
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
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消之木
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
也故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

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寶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勞矣衛君役予路權量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枝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利者所持甚小所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具帶鵕鶡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具帶鵕鶡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

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
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
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操其觚招
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
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
五尺之童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
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
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
城決塘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
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
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離朝涉者之脛
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
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
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
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不可不審人主
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
餘不足之數然後取焉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
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握穴狹廬無所托
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
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臣牀蒻席非

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宣哀也鼓鼙鐸鐲者所以和聽也干戚羽旄者所以飾喜也竽瑟琴筑者所以導意也歌謳者所以發情也舞者所以動形也故樂者所以動蕩血脈而和正心術也此皆有以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則不然淫佚流遁以逐耳目之欲不顧其後窮民單財以極奢侈之變不恤其患人主好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竾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爲生也一人跖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畝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二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三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無三年之畜

謂之窮之故有仁君明主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被天和而獲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之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儠豺未祭獸置罝罘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麛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烟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墓鳴鳶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脩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蓄積伐新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

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
備矣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
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
一事焉然而動靜視聽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
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
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
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
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
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
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
始無端變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
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
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
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矣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
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
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
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
不爲也多能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
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
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

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
慎之鞾過若亳鼂而既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
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
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鼜鼓而食
奏雍而徹已飯而祭龜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祟
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
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爲與武王伐
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封比干之墓表商容
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
田無汙無新唯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
若固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
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
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
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意不行言不苟
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
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
躡於郊莒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
巧不知專行孝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亡國五十
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圖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
徹臨死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攝分
亦明矣然而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
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
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
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
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
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
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
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偏知萬物而不知
人道不可謂智偏愛郡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
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
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遇煩難之事其
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怨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
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
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唯惻隱推
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
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
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

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
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
織萬民之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
利也衆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
少此愚者所以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
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
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
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
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
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
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
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
於親出忠於君無賢愚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
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
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
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爲質知以行之兩者
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
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日備而無仁智
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
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劒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

而不式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
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
不可借便勢有愚賤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遊
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
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
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
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生必傷治國上使
不得與焉孝於父母弟於兄堪信於朋友不得上
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於其所不得
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
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
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
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
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
得也

淮南子卷十五

淮南子卷十六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繆稱訓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員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寤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大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畧事同指上下一心

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施厚者其報美其慾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貴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咎不戴其情雖忠來惡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敝財自視

猶觖如也滿如陋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
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
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
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
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不知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
而謂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
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
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
關縣纊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
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
慰者也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烈材無所不
用矣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
和意而不戴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
王天下者求諸已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
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
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
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諰戎翟之
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

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水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夫火舟中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綺穀文之靡者也足以悅人而不可以驅馳匹人斷可無一尺之褁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諰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

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遠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蹉也而蹉爲往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尊乎君子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使爲苟簡易父之於子也能廢起之不能使使爲憂尋仁故義勝君子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驂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慙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未子見禾之三變也滔滔然曰狐鄉丘而死我其禾乎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

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飧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降而德有餘仁心之感恩接而惜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蹏蹏焉往生也故至人不容故若昧而撫若跌而據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驒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動而有益則損隨之故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葬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

者操銳以剩操又以擊何怨乎人故筦子文錦也
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虛而能滿淡而
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
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
澤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弘演
直仁而立死王子閭張掖而受刃不以所托害所
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
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
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
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故

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
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
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
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
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
目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矣始乎叔季歸乎伯
孟必此積也不身遁斯亦不遁人故若行獨梁不
爲無人不競其容故使人信已者易而蒙衣自信
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
快故唐虞之舉措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

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耕者日以却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文者所以接物也情擊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忣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矜怛生於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忣如鴞之好聲熊之好經夫有誰爲矜春女思秋士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嗷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俯知情僞矣故聖人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

爲武王造也崇侯惡來天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亨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粮宿諸畮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子產騰辭獄繫而無邪失諸情者則塞無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刑於寡妻至於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崩者未之聞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曰子亏杀何乐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

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嗜而亂生焉載情一也施於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脫其所苦則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饑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多憂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蠻夷皆能之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鈇不消釋則不流刑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脩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容晉文容而不舉晉文得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齊桓秦穆受而聽之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曰而縮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龐我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龐之必得龐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

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
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
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
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
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
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
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
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
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
矣凡萬物而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碧
瑜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
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必其甘之者也同
師而超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
者未之聞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
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
之下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福之萌也
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嫚之唯
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
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

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有德者受
吾爵禄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
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
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政善善未必至行也至至
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
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晋文獨名
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
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
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
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

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
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今人貪而弗味
歌之脩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
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人能遵道行義喜
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
獄出拘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
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
若夏桀絺綌土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
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故
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新樵後者在

上人以義愛黨以群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斃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獲狖之捷来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覆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瞬目知晏陰諧知雨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以廣應也窮戚擊牛角而歌桓文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子陽以猛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嘅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喁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崝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治國辟若

張瑟大絃組則小絃絶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群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一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一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舍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者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於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

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人爲善若恐不及辟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昧涉水而欲毋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已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已發禍由已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哉去水亭歷愈脹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併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淮南子卷十六終

淮南子卷十七

漢劉向校定許慎記上明毘陵後學吳仲校刊

齊俗訓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

義之本也故構而多責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餘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美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義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已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結駟連騎則必有窮窘拘槢抽

箕踦備之姦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必有管褽跐踦短褐不完者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夫蝦蟇爲鶉水蠆爲蠽惷惑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駿贙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一世

而亡故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撥溺而受牛謝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遠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濶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種水重泉龜鼈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猿狖之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諰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楫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鉞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

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豉雨不若黑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衰與衰孰急見雨則衰不用升堂則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軒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陂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各於地貧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徂洛得埤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隣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

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滅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羌氏棲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鞮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

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虗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弗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

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
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聾眢負羈之
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
伯之大鍾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近
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魯參之養親也
若事嚴主烈君其於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勢
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
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翦髮其於服一也帝顓
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
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
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後狄之
俗相反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烏飛成行獸處成
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
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翦髮文身無皮
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然而勝夫差於五湖
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
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
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遂霸諸
侯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於
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

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
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
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
爲之節文而仁發憑以見容禮不過實仁不溢恩
也治世之道也大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
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絶哀而迫切之性也夫
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
之服悲哀抱於情葬葅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
爲不絶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
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
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
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筐簫揚干
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
已喜不美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
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絶業而無益
於樹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
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倏忽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
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餘以煩樂優以淫崇
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

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侯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妻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皆之削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鞼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

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
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
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
失復揉於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
於樸合而爲道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
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
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
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
世之迹也譬若匏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綃以
綺繡纏以朱絲口祝祍祓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
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芻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
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
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
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
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
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
之脩干戚而笑鑲插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
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
下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
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一衣不可以出歲儀

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
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
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
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
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
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
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
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
也淳均之劒不可愛也而歐治之巧可貴也今夫
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納新遺形去智抱素

反真以遊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
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
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
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
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而
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
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
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貟也不
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
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

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閑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鉗且得道以處崑崙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僤以之斷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燔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檮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剖剔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入於冥冥之耿神調之極游乎心手

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無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爲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隨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已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以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摧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智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

而覇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
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
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
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
幽昧之塗將欲以有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
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曰望君而
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
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
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
謀當而見疑親毋爲其子治抗禿而血流至耳見

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
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
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貧於杯則隨
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
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
乎若轉化而與世推移不能爲虛矣若夫不爲虛而自
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
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
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然

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碎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析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跔鑺強舂者使之負土耐者使之徙倨句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治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陊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剖剛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甚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

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
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
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
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驟廣飛兎而駕之則
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然
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
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餐馬十舍旬亦至之由是觀
之人才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
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
敢民困於三責則餘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
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
窮則噣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
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驁千里不
能易其處趍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
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
趣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
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
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
武王執弋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戈以臨朝武

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
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
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
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
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
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
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
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合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
人以弊先焉鑿培而遁之為天下顯武使遇禽軼
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
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
宜也故六騏驥驥駟駃騠駿以濟江河不若竅木便者
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
俗之人以功成為賢以勝患為智以遭難為愚以
死節為戇吾以為各致其所極而已干子比干非
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
忠以死節故不為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
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
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

蓋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生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畏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莊子見之弃其餘魚鵝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鱓鮪入口若露而死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啓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禄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水炭鈞繩也何時而合君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蹻謂之成人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餘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

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
撓以爲慧爭爲詭辯久稽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
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
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
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
其道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
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
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
天下均平故孔丘魯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
所行其威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僞飾褒無用貴
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
之淳析天下之樸牲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
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
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觸鼈文章以亂其目鄭衛
桑濮荆吳芬馨以嗑其口鍾鼓管簫絲竹金石以
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
靡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拏澆淺法與義相非行與
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
錦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
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啗菽飲水以充腸以

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快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汎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責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蓏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

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七終